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根除惯性(下)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

[美]莉莎·克纳普◆著
季广茂◆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第六章 冻死：《少年》中的熵诗学



第六章 冻死：《少年》中的熵诗学

冰 石

从早期的《白夜》（1848）到晚期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中，太阳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要表达生活的毫无希望和孤苦无助时，他们通常都在暗示，太阳就要呜呼哀哉了。《白痴》（1868）在写到梅什金公爵的生日晚会时，就让即将自杀的伊波利特问梅什金，可以不可以“为太阳的健康干一杯。”（8:309）伊波利特还提醒来客注意列别杰夫对《启示录》的阐释——把铁路等同于“茵陈星”（Star Wormword），说它危及到了太阳这个“生命之源”。列别杰夫和伊波利特质疑太阳是否具有生命力，也瓦解了公爵所代表的光明和复活。

在《温顺的女性》（1876）的结尾，那位丈夫怀疑太阳还能否赐予人以力量。他因为爱妻自杀而谴责惯性（kosnost'）和自然，然后他说：“据说太阳使宇宙充满了无限生机。太阳将会升起，看它一眼吧，难道它不是一具僵尸？一切都是死的，到处都是死尸。人，孤独的人，他们的周围一片死寂——这就是尘世。‘彼此相爱吧’，这是谁说的？这是谁的圣约？”（24:35）就在他要结束滔滔不绝的忏悔时，他依然没有忘记把太阳的死寂与下列事实联系在一起——人类无法遵循基督的谆谆教诲，始终爱人如己。

在一个广泛为人引证的范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延续了把太阳比作

基督的隐喻传统。《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章，题为“加利利的迦拿”（Cana at Galilee）。迦拿是巴勒斯坦北部一村庄，加利利是巴勒斯坦北部一个多山地区，这两个地方都具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在这一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毫不避讳地延续了这一隐喻传统。佐西马（Zosima）问阿辽沙（Alyosha）：“你看到太阳了吗？你看到它/他了吗？”（14:327）他以太阳指基督。^[2]把基督比作太阳，这个隐喻性联想深深根植于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礼拜仪式在内。在祈祷时，基督被当成了“从未迸发出来的光芒”（svet nezakhodimyi），信徒们恳求基督把他们带出黑暗。^[3]

约瑟夫·弗朗克曾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与“末世理想主义”（eschatological idealism）联系在一起。^[4]在保持这种“世末理想主义”时，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用了基督即太阳这一隐喻，并由此向前推导，最终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所以，如何对待太阳，特别是如何看待太阳在宇宙中未来的命运，成了一个标尺，由此可以判断，在一个特定人物的灵魂中，黑暗达到了何种程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主人公中，凡是预言太阳最终毁灭的，都倾向于认定基督是一个失败者；凡是把太阳视作赐予生命的力量，并为此欢欣鼓舞的，都热情地接受基督并笃信复活。^[5]

在《群魔》中，斯塔夫罗金曾去列比亚德金家看玛丽娅（Marya）。那是一个瘸腿女人，他已经与她秘密结婚。他的内兄列比亚德金大尉在为他倒茶时说过一段话：“茶炊早上八点就开了茶炊（samovar）是一种俄罗斯茶壶。可谁知道……它又灭了……跟世界上的一切都差不多。据说到了一定的时候，太阳照样也得熄灭，……不过，如果需要的话，我再把它生起来。”（10:207）^[6]表面上很偶然的一次倒茶，却为表达启示录式的断语提供了时机。列比亚德金就事论事一般地提到了太阳的自然死亡，这与他的瘸腿妹妹玛丽娅·列比亚德金面对太阳时表现出来的欣喜若狂，形成了鲜明对比。她（向沙托夫）宣布，天母（Mother of God）与地母（Mother Earth）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人类应该对此感到



莫大的快乐 (10:116)。^[7]稍后,在与沙托夫谈话时,她描述了自己目睹夕阳西落时的内心感受。与太阳分手,她感到忧郁。这忧郁包含着对辉煌壮观的太阳的敬畏 (10:116-17)。^[8]无论是哥哥还是妹妹,他们都有能力从物理现实中推导出精神上的真理,但是这种天赋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形式:妹妹成了上帝的愚人 (God's fool),她暗示了物质的变容 (transfiguration);哥哥则成了骗子和小丑,他预言了熵的启示录 (entropic apocalypse)。

从茶炊熄火到太阳熄灭,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助这一类比,不动声色地一笔画出了列比亚德金的精神状态。此时此刻,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正在为热力学第二定律大唱赞歌。一个茶炊基本上就是一个微型蒸汽机。1824年,法国工程师萨迪·卡诺 (Sadi Carnot) 出版了 *Réflexions sur la puissance motrice du feu et sur les machines propres No. développer cette puissance* (《试论火动力及发动火动力必不可少的机器》) 一书。正是这本书,暗示了我们今天称之为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那一基本原理。卡诺认为,任何热机 (heat engine) 都“必定排出一定的热能,而无法把全部热能都转化为机械能”。^[9]由此原理可以推断,无法收集起来的能量总是在不断增加,热量的损失在不断增加,这将最终导致发动机的“死亡”。

尽管卡诺关心的是蒸汽机的设计原理问题,但物理学家很快看到了其著作的深广涵义。我们今天称之为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东西,是在19世纪50年代由威廉·汤姆森 (William Thomson) 和鲁道夫·克劳修斯 (Rudolf Clausius) 总结概括出来的,他们二人都承认,卡诺是他们的先驱。^[10]在一次偶然倒茶的活动,列比亚德金从茶炊的熄火想到了太阳的熄灭,这样,他既宣布了世界末日的到来,又概括了那时热力学发展的状况。

当汤姆森概括自己的思想 (该思想后来被称为热力学第二定律) 时,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对于地球的命运而言,这些发现意味着什么。他在1852年时所作的概括是这样的:

1.在目前的物质世界中，存在着一种消耗机械能的普遍倾向。

2.在无生命的物质世界中，如果不消耗同样多的机械能，就不可能得到任何机械能。即使借助有机物质（organized matter），也无法收此功效。无论这有机物质是被赋予了植物性生命，还是一直屈从于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意志之下，都是如此。

3.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地球必定不像现在这样适宜于人类居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地球也必定不像现在这样适宜于人类居住。除非已经作过某些操作，或在将来实施某种操作，地球才能适宜于人类居住。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法则——在物质世界里，持续至今的全部已知操作都屈从于这一法则。^[11]

汤姆森的第三条暗示了我们后来称之为热寂（heat death）的东西。热寂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太阳及其行星渐渐冷却下来，直到死亡。

热力学第二定律激发了人们对世界最终结局的思考，使得进化主义者大力鼓吹的“永恒进步”论受到彻底的怀疑，^[12]给古老的启示录预言提供了科学依据。从科学上讲，世界将走向末日，这是千真万确、确凿无疑的，这个坏消息甚至传到了远在俄罗斯一隅的列比亚德金的耳朵里。当然，有关世界末日的观念也是基督教思想中所固有的。教父思想（Patristic thought）似乎就已经直觉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之类的东西，这可以从格雷戈里《论灵魂与复活》（On the Soul and the Resurrection）中看出来：

要想使我们的大自然保持稳定不变，这是十分必要的。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其理由在于，一切可以为人理解的自然都包含着它对自身的满足，因此人类很可能在某一个时刻走向终

结。这与下列见解并非背道而驰的——自然似乎并非永不枯竭。新生命不断出现，这个事实正好表明，自然被消耗殆尽了。因此，在人类达到自己的自足点（point of its own fulfillment）时，自然随后的运动就会停止，它就要终结了。这时，某些环境因素就要降临在生命之上，这生命与现在的既有生又有死的生命不同。哪里没有新生，哪里自然也就没有死亡。如果我们说，融合造成了新生之物，融合先于分解，那么我们会随之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融合不首先出现，分解就不会发生。因此，自然得以稳定和尚未被分解的生命，肯定不会因为新生或堕落而有所改变。^[13]

尽管自然正在“被消耗殆尽”这一观念不禁令人想起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诱导出来的思想，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在格雷戈里眼中，人类的最终结局就是从自然法则（出生和堕落）中获得解放；而热力学第二定律对人类造成的最终结局是毁灭，它标志着自然法则战胜了人类。除此之外，对于格雷戈里而言，上帝积极地介入了宇宙的运作，正如弗洛罗夫斯基（Florovsky）在下列文字中所阐释的那样：“世界存在着并保持着自身的存在，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上帝具有精巧无比、无所不在的威力，这威力显现在万事万物之中，并被注入到万事万物之中，它维系和指挥着这个世界，——上帝把自己注入到每一种存在之中。借助于此种力量的注入，他维持着一切现有的存在。借助于自身的无所不在，他维系着一切。”^[14] 热寂一词暗示了无神论或者最多也只是自然神论的世界观，因为热力学第二定律只能在“封闭系统”内大逞淫威。一个能为上帝干预的宇宙，显然不是封闭系统。汤姆森预测地球将来“不像现在这样适宜于人类居住。除非已经作过某些操作，或在将来实施某种操作，地球才能适宜于人类居住。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法则——在物质世界里，持续至今的全部已知操作都屈从于这一法则”。汤姆森好像想到了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a），似乎只有解围之神才



能使人类继续苟活在地球上。

面对死寂一词，许多人深感绝望，但也有人希望，在理解自然的法则方面，能够出现重大发现或变革。这是对科学的实证主义信仰，它可以从欧内斯特·勒南写给马塞兰·贝特洛（Marcellin Berthelot）的一封信中看出来。此信发表于1863年10月15日的 *Revue des Deux Mondes*（《双重世界评论》），而这个出版物当时在俄罗斯是可以读到的。勒南写道：

人有开始，人有末日。行星地球有开始，行星地球有末日。太阳系有开始，太阳系有末日。只有生命和意识没有末日。将会出现这样的事物，它面对我们现在的意识，就像我们现在的意识面对原子一样。首先，在耗尽其行星能量并以致命的方式忍受太阳冷却的结果之前，人还有一千个世纪的指望。如果1763年以来发生的一切被复制一百万次，如果化学的发展不仅仅是短短的80年，而是一亿年，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模样？想象如此遥远的未来，一切努力都是荒诞不经和毫无结果的。不过这样的未来仍会存在。有谁知道，关于物质，关于生命的法则，关于原子的规律，人类能否得出最后的结论？有谁知道，在掌握了物质的秘密之后，某些命中注定的化学家会不会转化一切？有谁知道，在掌握了生命的秘密之后，某些无所不知的生物学家会不会改变自然环境？在将来的某一天，自然物种会不会不再被视为目前这个破旧、不便世界的残余？崩溃的世界会不会因为好奇心的存在而被封存在博物馆中？一句话，有谁知道，根据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无限的科学是否会导导致无限的力量？拥有了如此这般的科学和如此这般的力量，就会实实在在地主宰宇宙。即使人不再有生存的空间，他也会超出行星的局限。其实，只有一种力量能够左右世界，它就是科学，它就是智慧。 [15]

尽管地球上的生命正在走向终结，勒南还是表达了他对科学的坚定信念。^[16]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毫不含糊地拒绝了勒南的信念——科学将是救赎生命的唯一力量。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承认，科学的发展可能为生命、死亡、来世等问题提供真知灼见。终其一生，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关注科学的发展，并积极探寻其形而上学的内涵。

在《白痴》和《群魔》中，^[17]宇宙的热寂是由太阳的死亡来暗示的；但在《少年》中，它成了主要关切点。^[18]这部小说，以少年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多尔戈鲁基（Arkady Makarovitch Dolgoruky）自传的形式，记录了他是如何卷入了爱情、金钱、信仰纷争的。^[19]尽管这部小说的情节偶尔显得有些夸张可笑，但它还是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形而上的张力（metaphysical strains）。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创作笔记中公开提及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把这部小说看成是一场对话，一场围绕着热力学第二定律展开的对话，其核心就是阿尔卡季与某种预见的殊死较量——用汤姆森的话说，这种预见就是，地球将“不像现在这样适宜于人类居住”。阿尔卡季这位英俊少年不断追问自己：活在这样的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意义。病急乱投医，在与上述预见一决雌雄时，阿尔卡季从来自不同方面的权威那里寻求慰藉。不幸的是，不同的权威对这一科学真理的反应又是如此的南辕北辙，这令他无所适从。

小说开始时，阿尔卡季在向一个激进社会团体作了一番自我介绍。他问：如果“地球照样也会变成冰石，跟无数同样的冰石一起在没有空气的太空中四处乱飞。也就是说，再也无法想象比这更没有意义的事情了，”（13:49）那么，做好人，行善事，还有什么意义？这部小说的创作笔记多次提及冰雪覆盖的地球。在最早提及时，这种想法是与他（HE）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人物后来成了韦尔西洛夫（Versilov）]。最终，对于世界末日的关切（是汤姆森意义上的而非圣约翰意义上的关切），成了韦尔西洛夫留给阿尔卡季的一笔遗产。几则日记都记录了他们就此话题展开的口舌之争。说到名字时使用大写字母而没用省略符

号，这表明，地球生命将走向自然终结，这一观念与这部小说透露的哲学理念是多么和谐一致：

下了一百万年大雪后的世界图景。造物中的白痴。最白痴的是，可以向你证明，这根本就不是白痴，而只是它本来的面目；因为某些缘故，我知道，它就是白痴（那个冰冷空洞的星球应该四处乱飞）……

——那，你觉着呢？

——啊，不值一提，真的。（XVI:17）参照本书其他处的注释，“（XVI:17）”似应为“（16:17）”。

如果地球的最终结局是变成一个环绕太阳旋转的冰球，那么一切造物 and 人类生命似乎都会毫无意义和愚不可及。^[20] 这段文字同样预设，世界末日已经成为可以“证明”的“事实”。因此，科学确认了造物的毫无意义和“愚不可及”。而在热力学第二定律出现之前，科学还一度承认造物的美妙与和谐，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到此戛然而止。

在《少年》及其创作笔记中，地球作为一个冰球在太空中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这样的意象是对拒不承认基督、复兴和永恒生命的世界观的形象描绘。它描述了这样一个宇宙，这个宇宙已经放弃了战胜物理法则，特别是战胜最新发现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切希望。冰石意象在《少年》中扮演的角色，类似于霍尔拜因死去的基督（Holbein's Dead Christ）的意象，以及伊波利特的世界机器的意象在《白痴》中扮演的角色。它们都代表着信仰基督的失败，都描绘了物理法则对人类生命的征服，都暗示了上帝对其造物的遗弃。

有人认为，冰石世界这一意象可能来自卡米耶·弗拉马里翁（Camille Flammarion）的 *Histoire du ciel*（《太空史》）。此书的俄译本出现于 1875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收藏此书。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笔记中第一次提到“冰石”的日期，却可以追溯到 1874 年的夏季。

这说明,如果弗拉马里翁的著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冰石意象的一个来源,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得到俄译本之前,必定看过法文原版书(17:367)。

“除了是一位严肃的天文学家,〔弗拉马里翁〕还是一位非常聪明的科普作家,其著作传播的范围极其广泛,”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给美国历史教师的一封信》(Letter to American Teachers of History)中写道。^[21]弗拉马里翁最知名之处在于他对世界末日的生动描绘,在他笔下,世界将被冻死。^[22]弗拉马里翁的《太空史》是由一系列的对话串连起来的,参与对话的有天文学家、牧师、侯爵夫人,还有其他各色人等。其行文的格式,类似于当时流行的贝尔纳·丰特内勒(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的 *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é des mondes* (《世界的多元性》)(1686),该书试图对哥白尼的体系和笛卡尔的物理哲学作通俗的阐释,同时它承认,在其他行星上,完全可能存在着生命。^[23]

《太空史》最后一部分的标题是“世界的末日”。在这一部分中,天文学家说世界将会终结。话音未落,他便受到侯爵夫人的盘问——关于世界的末日,科学家的见解究竟如何。天文学家于是罗列了形形色色的天文理论。通常认为,世界的毁灭是从地球开始的,他对此不屑一顾。他指出,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太阳上:“地球生命是否终止,取决于太阳是否有光芒;我们应该在发光发热的恒星的命运中,寻找对我们命运的判决。”^[24]即是说,地球是否被判死刑,取决于太阳具有怎样的命运。这个观念不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死刑问题的关切发生共鸣,而且与他赋予太阳的宗教象征意义遥相呼应。

还是以这种方式,弗拉马里翁描述了太阳失去其热能和生命的渐进过程:“太阳是一颗不断变化的恒星。已经有黑子(spots),有时甚至有很多黑子,出现在太阳的表层。随着时间的推移,黑子会越来越多。太阳正在冷却。在携带着地球及其他行星穿越太空的冰雪荒漠时,太阳将渐渐失去其光和热。”^[25]太阳的冷却将导致世界渐渐步入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的艰难岁月：“结果自然是，太阳能的弱化将导致寒冷地带的逐渐扩大，地球上这些地区的土地和海洋将无法维系生命的存在，生命会不知不觉地收缩到赤道一带。”

正如汤姆森所预言的那样，最终的结局是，地球不再“适宜于人类居住”。为了描述这种景观，弗拉马里翁使用了特别煽情的墓地意象，并在空间中大肆将其扩展开来：“地球最终会枯竭和贫瘠，它只能成为一片无边的墓地。”对这段文字的呼应，或许可以在《温顺的女性》（1876）的结尾处找到。面对爱妻的死亡，绝望的丈夫想象着，太阳也变成了一具僵尸，而他的四周堆积着如山的尸体。尽管他没有使用墓地这个特定的字眼，效果却是完全一样的。^[26] 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宇宙热寂的兴趣，是他对人类死亡（及颠覆死亡）的兴趣的进一步扩展，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早就为弗拉马里翁隐喻性地使用这些与死亡相关的意象所强烈震撼。在这段文字（和其他文字）中，这些意象被应用到地球与其他行星上。^[27]

弗拉马里翁使用的意象，类似于《少年》中描写的穿梭于太空的“冰冷星球”。^[28] “太阳将会变成红色，然后是黑色，整个行星系都成了一群黑色星球，它们围绕着另一个黑色星球不停地绕来绕去。已经有许多古代世界被毁灭，它们都曾变成过现在这个样子。这是一切行星预先确定了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受到了弗拉马里翁所用意象的影响，因而在《少年》（及其创作笔记）中形象地再现了汤姆森对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归纳的第三个特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象中，地球将“不像现在这样适宜于人类居住”；它是一块冰石，围绕着已经熄灭的太阳旋转着。冰雪渐渐毁灭人类的生命（这与宗教视野中的世界末日景观构成了鲜明对比，在宗教视野中，世界将在一场铺天盖地的大火中走向终结），在《少年》中，这个意象出现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到世界末日之时。一则笔记提起过“下了一百万年大雪后的世界图景”（16:17），在别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简要地提到了“冰石”（ledianye kamni）一词，以此作为弗拉马里翁所描述的那种世界末日的速记。

弗拉马里翁或多或少地减缓了他所描述的那一幕令人感到的恐怖，因为他指出，“就在这个巨大灾难发生之前，人类最后的残余部落将打点细软，奔向另一个目的地，……地球并非我们唯一的囊中之物。到那时，我们将不再一如既往地属于这颗行星，毫无疑问，我们将在外层空间的另一个世界里安家落户。”^[29]在这部小说的创作笔记中，有一则笔记题为“冰石”，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宇宙的其他地方，是否存在着智慧生命？那位少年向后来变成了韦尔西洛夫的人物问道：“或许其他行星上存在智慧生命？”那位少年似乎想要相信这种可能性：如果在其他地方存在智慧生命，那将减少地球毁灭给人带来的恐怖感。不过，韦尔西洛夫打破了这个幻想，他宣称“科学已经对此作出反驳。”（16:70）韦尔西洛夫支持斯特拉霍夫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科学”观点，这篇文章于十年前，发表在1861年《时报》的创刊号上，题为《外星居民》。斯特拉霍夫运用了各种各样的证据来驳斥这样的想法：其他行星上也存在智慧生命。终其一生，特别是在这篇文章中，斯特拉霍夫都在批驳某些科学幻想，他认为，这些科学幻想是专门用来满足人的形而上的渴望的，并无多少科学根据可言。虽然有可能受到斯特拉霍夫的嘲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倾向于接受这种令人赏心悦目的可能性，他倾向于相信，在宇宙的其他某处必定存在着智慧生命。在《一个荒唐人的梦》（The Dream of the Ridiculous Man）（1877）中，那位荒唐人想象着，一旦他自觉了断了自己的尘世生命，他就会继续生活在天狼星上。^[30]

弗拉马里翁的著作出现于1874年，它可能为《少年》描述世界末日提供了特定的意象。不过，早在十年前，在尚未创作《少年》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已经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刺激下，执著地思考起世界的末日来。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办的杂志《时代》（Epoch）（《时报》的续刊）发表了里索夫斯基（M. Lisovsky）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关于世界未来命运的假想》（Hypothesis about the Future Fate of the World）。^[31]里索夫斯基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地球的气温变得越来越

冷（以至地球上的生命无法存活），地球运行的轨道日益收缩，最终地球（和其他太阳系行星一道）与太阳融为一体。于是作者问道：“那时太阳会变成什么模样？在融为一体之后，太阳是否会像以前那样保持运动状态，并不停地放射出赐予生命的光和热，即使已经没有任何人再需要这些光和热？或许它也会熄灭，和当初世界开始时的所有行星一样（那时这些行星刚刚从太阳中分离出来）？在世界末日，太阳是否像我们在小规模地观测我们的地球时所得到的结论那样，它注定要经历一个完整的前后相续的转化过程？”作为证据，里索夫斯基引用了汤姆森的论断，认为太阳的融化状态来自这样的事实——陨石持续不断地落在它的上面；一旦这种活动终止，“太阳自然要经历一个持久冷却的过程”。他提到了各种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太阳浓缩之后，温度会骤然上升。不过，他断言，“太阳由于浓缩而获得的热量，同样会日甚一日地减少。因此，在或远或近的将来，必定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到来，透过光线发散出去的热量将耗尽由于浓缩获得的热量，结果，太阳还会日甚一日地冷却下来，最终完全熄灭。”^[32]在这里，里索夫斯基预言了太阳的“死亡”。作为一个意象和一种观念，它将呈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

在这篇文章即将结束的时候，里索夫斯基问道：对于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来说，科学有关世界末日的见解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不论就人类在短时间内的的发展而言，还是就人类在遥远未来的发展而论，人类终将走向穷途末路。我们因为意识到这个不可逆转的未来而心惊胆战，但也必须同时冷静地审视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件：我们只是瞬间之子，只是尘埃之子，整日为些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忧心忡忡，觉得它们样样重如泰山。我们是些什么人？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我们的辛勤和烦恼，我们的希望和泪水，我们的悲哀和快乐，都有什么意义？一个单调的声音飞快地消失在无限荒漠中，一颗流星快速

地奔向了无底的深渊，广袤的太空中空无一物！而我们却沉浸在日常琐事之中，为了达到利己主义的目的而挣扎，而奋斗，每迈出一步都忘不了彼此倾轧和相互折磨，达到了目的就沾沾自喜，达不到目的就痛哭流涕。可是，在这种永恒面前，在这个难以征服的巨人前面，我们没有任何还手、追击之力，我们必定匍匐在地。^[33]

在终将毁灭我们的无限（infinity）面前，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里索夫斯基提出的这个问题，似乎颇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4年神圣星期四的笔记中提出的问题。它也在追问：面对死亡，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而且，里索夫斯基提出的这个问题，基本上也是《少年》中的阿尔卡季所追问的问题：生活在一日日变成冰石的地球上，还有什么意义？

太阳正在一天天失去其光和热，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中琢磨这个事实具有的形而上的内涵时，弗拉马里翁刚刚出版的著作或许真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资源，为他提供了在太空中不停旋转的冰石意象。^[34]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这时还想起了里索夫斯基的《关于世界未来命运的假想》，这篇文章由他和他哥哥发表在1864年的《时代》上，而且那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正被这个形而上学问题搞得神魂颠倒。

社会中的熵与“日内瓦观念”

在《少年》中，阿尔卡季面对着宇宙的热寂，提出了诸多伦理学方面的问题。尽管在《少年》中，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以阿尔卡季提出问题的方式浮现出来的，但这部小说同样阐明了人类生命与社会生活中的熵这一概念。正如汤姆森和克劳修斯在其著作中所表明的那样，热力学第二定律暗示出，在一个封闭系统中（比如宇宙），由于可用能量在持续

不断地损耗，于是该系统“无可逆转、日甚一日地走向无秩序和无活力的境地”。最后，随着热力学第二定律进入普通人的意识，无论是作为一个整齐划一的人类社会，还是作为由单个团体组成的人类社会，都被视为封闭体系。这样的封闭体系正在经历缓慢的热寂，同时又正在体验日益增长的退化、无秩序和无活力。热力学是依据何种逻辑应用于人类社会的？杰拉尔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对此作了这样的回答：“因为熵的增长意味着更大的随机性和无秩序，或许这是对社会瓦解和环境恶化的一个合理解释！”^[35]

热力学第二定律以某种特殊的风尚影响了科学界之外的人们。霍尔顿引用了亨利·亚当斯的著作，以之为此种风尚的范例。亚当斯在《给美国历史教师的一封信》中，试图阐明这一自然科学法则对社会科学的启示性意义。在这部著作中，亚当斯引用了方方面面的证据，以证明社会正处于土崩瓦解之中。他注意到，在欧洲的报纸上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讨论“社会老化；——出生率的下降；——农村人口的减少；——军队标准的降低，——自杀率的升高，——精神错乱或愚蠢程度的加剧，——癌症的增长，——肺结核的泛滥；——精疲力尽的征兆，——活力减少的表征，——酗酒和吸毒‘习惯’的形成，——青少年视力的崩溃……等等等等，不一而足”。^[36]虽然在亚当斯罗列这些由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发的社会症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死了三十年，但这些征候似乎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喜爱的主题。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而然地被这些问题所吸引，但在具体做时，他努力使自己独占鳌头，在记录社会中的熵时，远远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37]

《少年》写于《作家日记》鼎盛之时。与其他作品相比，《作家日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当时正在经受的社会瓦解所作的沉思。《少年》同样也揭示了一个为熵所困扰的社会。小说的创作笔记展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识地描绘分解与混乱。在提到“下了一百万年大雪后的世界图景”（16:17）的那段文字的前面，有四句话。在那四句话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确提出了分解（razlozhenie），将其视为“这部小